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八

正集八

文四

議刑對

嘉慶十六年試春官畢刑部尚書金公光悌招至其第襄核秋審册至山東民人黃某因妻与子皆他往見媳在室内刺繡即入室行強媳急取剪刀戳其臍乃得脫黃傷平復媳擬絞候入服制情實一案予曰此案當奏改從前通行照覆可檢舉也金公曰此案並無出入且較舊例已末減予曰從前係照子婦毆舅姑律擬斬決改監候至乾隆中始以四川案

改擬絞候 世臣審知之然大司寇所職在準情酌理維繫治
化非如外省小吏奉行例案已也夫子婦之於舅姑有犯一
切與子同論者徒以義重也當黄某淫念熾起之時翁媳之
義也絕律載子婿逐出而婦翁嫁女及縱容犯姦者皆爲義
絕有犯以凡論禮子婦稱婿翁曰舅女夫稱婦翁曰外舅服制
雖懸殊而情義本不相遠況使媳被窘挾而竟從將不擬以
斬決乎拒之又得絞候是為女子者不亦進退無生路也耶
金公曰此案必遂
免勾將來減流收贖罪屬虛擬何必苦爭 予曰世臣豈不知
此案之必能遂

免減贖乎然父母在不有私財日後減等收贖之銀仍由翁出數年之閒婦色或未必遂衰而其翁淫心猶熾婦知守貞之所獲者不過數年囹圄拘囚之苦而其翁且以為姦媳無罪而律不准其拒也抑貞為淫終陷大戮理勢所必然者矣金公曰吾子意且若何予曰凡人調姦擬杖而期親即擬流凡人強姦未成擬流期親當加為外遣而本婦依拒姦勿論離異歸宗方得理法之平矣金公曰以婦之故而罪其翁非所以尊名分也予曰翁媳犯姦男女皆斬決何嘗分別名分以為減殺乎且整飭倫常以官法治亂民非為媳報仇也何害金公曰然則又何以離異其婦予曰與翁既義絕不可更

為其子婦矣且父以妻之故得外遣而其子猶以為婦非所以教孝也故必宜離異閣下果決計世臣當為具稿反覆比引必蒙韓允金公曰吾子言誠辯然吾在刑部三十餘年未見有於秋審時翻盡前案者言之徒使老夫獲咎必不能行也是年夏末伊犁將軍公晉昌讞一獄情節同此而新疆無例案可援具奏請

旨奉

特旨將其犯發遣為奴而釋其婦其秋山東撫臣援伊犁案覆奏乃置黄於法而著為例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

志書之纂輯文藝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文物為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詔誥詠贈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槪史傳所載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旣高槪從搜采李氏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剞劂大暢蕪穢旣所權略而清英亦難盡集是故圖標天馬識匪羣鹽雀抵崐珉事殊拋彈抵期按劍不出於盼光難必空群遂稱於遇冀亦有書比間登詞登畫脊即乖道麗之音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遂起至於近代閩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為恥在

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感若其名脫鱗籍痕留雪
介園佛山之心所鬻亦爭壑之誚所由但徵本事盡去剽侵
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備百家擬其升降故有可
言蓋嘗論詞無古今概為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
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
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文煥於天山
川草木文交於地憂愉欣戚文成于人於以發抒抑鬱陶寫
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
者履險隘而不蹶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
興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攄胸臆遂感心脾曰選常言彌彰新

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為巧此則屬對之餘訓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為貴捜羅隱僻以異為高聊充僅䶂之需比於角觝之尚雖綠綺麗夙斯下矣玆集所載宜遊詔贈大都借材土著諸賢肇自炎漢維時道南未盛秀𩰫瀕江洎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廼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弦誦比戶名流接踵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寖成風俗君子於此蓋其慎矣獨至救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亟推求漸切加以河淮迭警潦潦常至當事之章奏疏布之條列辦皆切事

醫必當疾此雖往昔董陳臧華二杜歐蘇之流曠代逸才今古不聞良以患既刹膚慮必腐置用志惟脫結體自尊故也是故五聲之道通于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朴微嗜好之不華其文清邃驗習尚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明陰易即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樂遂近驕淫靡纖訕帷薄雜云任邺之教藻績求麗則緣情有歎擬采務博則窮理不真致飾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況夫碩畫為經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政書之訓也已

下河水利說

淮揚運河東岍州縣曰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如臯泰興通州其甘泉江都城在西岍而地半在東岍共十三州縣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及高郵寶應山陽之東北鄉為下河泰州如臯泰興通州及江都甘泉之東北鄉為上河上下河之水皆來自邵伯迆南之六閘經仙女廟過泰州如臯至石港場下海者上河也經仙女廟下孔家涵北至興化者下河也興化城南十餘里有河自西而東者車邏南關壩之引河也興化東門外有河直東行名北鹽河者趨東臺興化北門外有烏金蕩蕩內分二汊一汊東北下鹽城名蟒

蛇河出天妃閘二百餘里下海一泒正北下塘河過馬家蕩
蕩內又分二支其北去者入射陽湖下海東去者入蟒蛇河
又東有范公堤北至阜寧南門外之龍王廟南至通州掘港
場堤根之西有串場河北通射陽湖東貫蟒蛇河西南抵泰
州鹽垻為東臺鹽城阜寧三縣水道通連之川射陽湖蟒蛇
河各寬三四十丈深二三丈溜勢建瓴北自鹽城之婁夏莊
南自興化城東自鹽城之界河西自寶應之望直港方百餘
里即馬家蕩其中四面有水泒悉東北走溜蕩內茭蒲叢生
之處水深不過尺許其水來源唯孔家涵一路若於秋收之
後將孔家涵堵實不過數日普漫之水便當減退起田夫於

洳之旁寬留河道高築圩岸出水五尺不唯可保田廬而且河成聚溜消水更速計自興化城北至安豐長一百三十里沙溝東至界河長三十里爲金蕩東至蟒蛇河頭長三十里共一百九十里長三萬四千二百丈兩岸計六萬八千四百丈計堤高六尺底寬一丈二尺頂寬六尺見丈計土五方四分共土四十萬方共支河港汊逐段加築小圩約土十萬方共土五十萬方每方價銀一錢伍分業食佃力之土方例價如是依例估計故與築長堤價值懸殊共銀七萬五千兩蟒蛇河頭抵天妃閘四十里安豐莊抵五汛港一百八十里堤岸閘段加寬亦計土三十萬方碱價較貴每方二錢計銀

六萬兩再於汊港口做磚草斗門約銀二萬五千兩共銀十六萬兩計蕩內所出田畝以方百里計之可得腴田五萬餘頃現在水租每頃自五錢至一兩不等若墾成熟田按舖大粮每頃當收銀二兩米五斗是借欵興工不過升科一二年便可歸欵不必再議攤徵二年之後所收銀漕便成盈餘而民間每年可增收米麥千餘萬石則下河變瘠為腴而清江淮安粮價米減利既歸民民間日增益之即遇大水放壩無虞淹沒司河者亦可以隨時御宜而無所瞻顧一舉而衆善備無有逾於此者矣靳文襄治河於近世為能手然其論下河三河六堤之說則悖謬之甚者漢書地理志之江南渠水

首受江者至府陽入湖可見淮揚地勢南高北下自古如此而治下河者必欲強其水東南行豈不然哉嘉慶癸酉五月坐小舟遍歷下河所見如此故書以告有志於濟民者

余僑揚州廿年見當事挑濬下河者三次每次皆費帑二三十萬兩然皆注意上河從未有議及下河者大抵為欵公帑說所悞癸酉夏又議挑濬下河故著此說以告司事者司事者甚以為然而拘泥成案仍以帑金三十萬付之上河於官於民無一日之益徒供工員乾沒而已道光二年錄稿時附記以訊後來或有能舉此盛業者乎

查辦海淤條略

嘉慶十八年冬工部尚書蘇公於籌議經費案內株予
籌河芻言各賈海游一款入奏事下兩江督部百公委
員不得要領頗滋驚擾百公函致兩淮鹺使阿公函詢
次年正月予至揚阿公以己意問查辦之方為列十二
事如左
一黄河南岸北沙迤下至射陽湖北岸雲梯關迤下至雲台
山皆係淤出之地北沙雲梯兩集鎮是其硬界宜提集
海州安東阜寗三州縣鱗冊糧冊賦役全書及數十年
來所有報升已奏部覆入冊徵糧及尚未咨部并未入
冊徵糧各案核算該州縣三則田畝如何徵收以糧計

地應有田畝若干並提司冊核對以杜胥吏飛洒之弊則有粮地畝實數可得而無粮淤地實數亦見矣

一奉部升科撤收之案無論遠近俱作為有粮民地其尚未咨部及僅在各營該官處具呈請升之案無論已開墾未開墾俱作為無粮淤地歸入現在名買案內辦理

一報升各案及有互報控爭各案俱查明原案准報升最先之人承買其續報之人作為套報不准將來荒地呈報亦照此辦理以昭平允而歸畫一

一現在隱射侵佔各戶明知事干例禁莫敢承允委員查丈時從何着手丈至田頭必無業戶跕界又以河租隱射

大糧則一畝跨占五畝以水弓隱射官弓則二畝不數一畝海州一屬文契并有內帶大糧幾畝字樣大約地十而糧一查辦之時賄賂公行查辦之後告訐滋起又海濱之民悍愚非見謄黃不能信服宜先將各該處情形據實陳明並擬定章程請

旨最要一節是將隱射各戶宥其前罪勒定限期（或三月或半年）准令自行丈量呈首其隱射之地仍歸該戶繳價執業不許旁人爭競限外不行呈首者則準其地鄰首告指實即自己先有隱射但經首呈者亦許首告他人逾限不首之地即以所守之地丈出一半歸公一半給賞首告

之人其始終隱匿之戶仍照律治罪追息若丈出實無
隱射則將該首告之人照誣告律嚴辦等因奏奉
恩旨即刊發謄黃徧行曉諭如此則隱射之熟地皆出而官
民之界址及新淤實數可得矣
一生地出示招買不論遠近軍民人等俱聽其踩定地段具
呈報買批准後即聽其打圍擋種仍給示曉諭毋許他
人套報以廣招徠又文武各官例不准在任所置產者
為有勢要逼勒之嫌生地既屬公產似可聽其一體報
買以期迅於集事
一河租歸河庫灘租歸鹽場二欵係隱射之根株宜查明底

業是否外厭抑或隨時報部分別酌辦

一蘆地有定額原以草地資竈戸煑鹽今淮北係屬晒鹽無
用草地且蘆地亦屬公産非該場灶丁所得踞業俱宜
查明歸案辦理

一葦營內地宜遵定例産柴歸營辦料不産柴歸民升科然
兵民錯襍恐滋流弊宜劃歸該營作爲營地扣餉歸償
地隨餉轉

一生地當分別三則議價熟地該業戸隱射已久獲利甚厚
當較生地倍差定價亦分三則至較遠葦營之蘆地自
仍聽各戸執業惟蘆地不費貲本出息与産穀之地不

殊又粮額較小所有蘆地當分別上茂中茂比熟地上則以昭平允

一熟地繳價分以三限每限半年固定價較多一時或難措繳使得以收成之利陸續繳官固屬格外之仁而國帑亦藉充裕其生地之價亦分三限每限半年俱已批准呈報之日起限

一擬局公費委員薪水書役工食以及各州縣蕩場造册皆當優給公項不得令其賠墊致起不肖之心其費當籌欵墊給將來繳價時照大捐例酌定成數以為火耗飯食弓盤之撥還墊仍招殷實銀匠以專責成

一范公堤外接漲百餘里居民漸多駱馬湖淤成平陸者大半大戶隱射泰州版荒至廣亦宜一體查辦免與另案

又增煩擾

以上十二條是其大略臨時潤澤伸縮不可執一以誤機宜

上百節相書

部人包世臣頓首奉書栅大公祖閣下詩人有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竊謂讒人中傷君子其禍止及于一人而詩人推廣其義遂至交亂四國未免甚其辭而失其實乃今驗之而知其信然也以世臣之不才閣下誤有所聞十六年六月甫

拜兩江之

命即由都中襆手書招商河務世臣捧檄喜動顏色以為昏墊之災可弭而平成之績可奏也江蘇政務最繁地方之外有河有鹽關閣下遠招世臣羣以為一切上欺下虐之事將必破露百計沮撓熒惑聰聽世臣抵浦上謁閣下以病謝客

洄悟總言之非中夜相詔開誠下問立決蓋埧之策使清淮得以安枕閣下歆錄其微長登之薦牘而世臣褊心薄福力辭不就始觸左右欲炙之怒初及兩月遂成瀦水然閣下致書中外未嘗不以蓋埧一事自任以為治河已得把鼻是閣下心知世臣之不負府主也十八年豫東滋事揚州謠諑之鄉豫東匪徒舊所集聚世臣書迂膽怯力勸鹺使團練鄉兵說既不行遂挈眷遷北門依托宇下次年計偕返棹正值六月初旬三時已過大雨未行泰陽堂侍讀時時過訪世臣為言今歲枯旱不殊乙巳宜早贊當事籌備荒政侍讀素未明農聞言不省及見鄉民宰豕醵飲名齋心酒約以搶掠富室

乃大驚屬為畫策先乞糴于鹽蒼次請司帑分股採買平以義賑裒富益貧閣下俯採侍讀之言於八月六日輕身涖鍾山書院與同司府勸諭富室始事之日二李陳陶四家慨輸十萬閱日再集富子百數僅得五千閣下諭令聽便立時返署又數日閣下過方葆巖尚書尚書怪問閣下荅以前日實有意吹散義賑因事係舊友主持不欲其布衣在局外成此大功尚書唯唯次日相過告世臣曰吾子可速遠去節相於吾子深矣遲將有變世臣應之曰禍福自召非人所能為卒不他往然捐賑之事遂止月耶一發風信而四城閑廂報僵仆者至七千八百人世臣竊念義賑已成閣下徒以世臣与

聞之故而解散之是以次死于凍餒之七千八百人世臣斷不能不任其罪戾若不以此情實告足下則此後風信方厲死者接踵索命寃魂皆將惟世臣是問今世臣不避斧鉞上達此情閣下倘不以為未足乎世臣與閣下為賓主兩月所以相助為理者頗彩徒以不受牢籠之故非有深仇大隙也况世臣不受牢籠閣下正可騰出一缺以厚所親又何見惡之有嗣聞閣下所親以閣下議治河之功首惟世臣恐復見信用乃揑寫家書謂世臣作札致都中當軸菲薄閣下閣下赫怒乃遍致書中外三品以上以世臣為負府主而淂閣下書之當軸君子亦有三數人將原書寄康以危行言孫相誠

則知閣下此舉亦未必人〻以為然也況閣下炙手可熱而世臣獨立無同雖非中道或尚有當知仁之觀豈意閣下前既取快所親之意而今又以此殃及安撫耶且世臣倡辦義賑區畫章程如果妥善則不費閣下之修膳舉此鉅政是於閣下為有勞若有不協衆論則閣下按律執法使世臣無可置喙閣下既得公爾忘私之美名又可除洩其數年不快之實為閣下計亦何所不利焉世臣草創此書侍讀尚書閣聲力沮唯醫士旌德方補德以為閣下善根純熟必能惕然改悔使必就溝壑之流重登袵席事不可遲遲延一日此間必有非命者雖執其咎世臣深感其意冒瀆威嚴字多不能莊

寫尤為荒率尚閤下止圖過其妄誕而不以所言為非則災黎十萬頓獲生全雖屏世臣於遐裔使不得復讀聖賢之書復接君子之光心藏盛德沒齒不朽皇恐上陳伏惟鑒察嘉慶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世臣謹再拜狀上

世臣詣縣呈書節相謝罷之即日延侍讀尚書於廿四日重集書院並命府縣偕董事傳集小紳商勸諭共得捐項十七萬五千兩遴委佐弍二十四人舉人二十四人分十二路查戶給票遂於十一月初六日分六廠賑饑民共八萬九千口人錢四百文小口半之病者有醫藥死者有棺斂又賑流民九千口至二十年三月故錄稿於其以志轉

無

環之美世臣記

余九傳

君諱觀德字君懷姓余氏安徽歙縣人其祖望孫甚殷俗以其名之曰狗兒以滑

兩無君子曰狗曰猫取其易長育也歙人呼狗曰余遂為余九父卒早母祖其舉人為

南陵縣教諭俸滿保薦拔貢入都以歙縣訓導需而殁君年方成童孤以為瑱逃遊

身於揚將兆公家以其祖兆公旧征對種勝而介君以死捍之故十餘劇遇救兆公乃得脫事上聞

純

嘉獎賜八品頂戴又賜三枚開其户大學士莊文恭公巡撫江蘇高君侍值禮聘為西閣

事君力事莊公有君若知力學之得請乃止後莊公以疾請致還君為莊公多刑部二子滑白

選而任大學士陳文恭公繼撫江蘇亦為以詩數贈君而稱為忠者奇男子也君為人龐不羣

少保以能著孝以選品試用江蘇君注而奇之既全為加稍知州又而在任得卷

欽命山東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淳少孤寄入蘇州布肆習賈業當漢山西知縣道嘉慶

五歲丐食揚州君見憐拔之使讀習舉業以五通籍君自蘇還揚開信昌布肆而

李公通經籍兩江視君猶同產君設六肆一五於嬰李公防汛每歲由泗道揚州皆主君家君為

言地方疾苦兩江自尹文端後推李公多君之力也嘉慶初揚州科名論者以君相城河道久淤塞

遂決蘇省三萬兩捐力復浚以若干緣遂大平北倉今揚州街衢皆有北倉大米大減價君之遠

河既成遂于秋試文武解者皆在揚於今大盛乾隆末甘泉郡州諸州縣其貸君銀五千君

遂為於歲孫病甚君即厥去孫執手以相屬切子者託孤既殁君為買宅於揚州小東門

任其支度子孫就學君以居爲師他君之卒朝給之不絕余以嘉慶二十年秋始識君之年

已七十有五歲亞第及君北至都議歸土休勝地指掌十五年三月卒于揚州年七十有

八資財蕭然仰屋嘆禄子厚存亦古廉有君之風而困乏不能自存矣

答楊承宣書

遜功先生承宣公祖閣下昨承損書奬掖以世臣前在玉林与閣下論屏藩之職首重清釐虧缺兹莅粤藩中丞論亦如此可見理得則議自符止虧必有要術卑不吝教益云云是誠閣下不擇細流之盛心世臣何克當此言世臣前說与中丞詞同而指異測中丞之意不過為盤査部解然亳不許存留屬庫謹守管鑰而已夫藩司以承宣為名總轄吏户禮工四書之事一切用人行政以養以教之責悉繫焉豈曰謹守管鑰已哉世臣見近日屬吏之能自結於上游者必以虧缺為價其才力未能自結者則以虧缺為贄屬吏一有虧缺上

游雖深悉其不職以齊擧重大莫敢輕發既不能退則轉与為進計設法彌縫雖素能自結者其獲上不是過也屬吏知上游之無如已也何則因以求利益肆意于地方地方不勝其毒而籲呼於上游上游心亦憐其冤抑不得不備全局政體諸美名昧心抑勒是以民生日蹙帑藏日虛循環相生遂成瀹胥之勢屬吏習見虧缺之無害而有利其趨向可知也故使上游莫能自擧其職者則虧缺為之纏綿也故世臣所以謂清釐虧缺為先務當急者非為帑藏起見而與中丞異指也虧缺不已而出于調濟調濟無益而出于清查以清查之難於措詞而議及提解至提解無實而粉飾之技窮於是

轉其詞曰以交代為盤查然後虧缺之方便門大開而上游得藉以自遁朋比挾私以蔽明達明允所謂大吏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關者殆謂此也閣下從前曾藩吾皖矣皖歲征幾百萬而虧數幾於七倍則調濟為之也需次者往署一邑四省即自陳有虧求參劾上游曰何遽至是然後求調濟及調濟所至又復如前而上游之事調濟也亦不得不如前故有虧者常進用偶有謹慎不敢做虧者則羣啄之曰是子羨財矣不羨財何以無虧上游遂錮之游散故無虧者常廢弃故其以公私罪㢡被劾者大抵皆無虧者也其有以虧缺參劾者非事由中出則

戒以禮去官起復不 回省之員無所愛惜者耳人之情莫不
求進用而畏廢棄是直上游教屬吏以自固之術非虧缺不
為功也山東於嘉慶八年初次清查實虧八十萬議以缺分
肥瘠提節省銀歸司通力合作以六年撥補完款及十三年
限滿二次清查則虧三百萬矣十九年三次清查則五百萬
矣是故清查議出而懲虧之條為虛設提補法行而新虧之
起為有因甚至江蘇有責清查之說取庫貯現款以三七与
藩署為市而縣增虧缺百餘萬駭動宸聽然推究各省辦法
殊不相遠唯江省明目張膽又數多時縣致獨受此名耳清
查提補之術皆敗不出奇策則無以餓延時日于是為以交

代為盤查責成最後出結之員以為斷不肯為人任過其說
故足動聽矣然勒逼通關遂至通省無一可參之属吏而士
民之有事在官者自非極窮之無可搜索而不被沈寃者蓋
亦幸矣當此凋敝已極之時非截斷衆流固無可以言為治
者矣然即實心清釐亦不能廢調濟章程挑補諸法而專任
參揭不過其所以用法者與現行事例大異而已必者先審
缺分肥瘠分為三則明定調濟章程仿李悝豐歉斂散之意
以一年而代盖久虧累缺則奸儈權子母以剥至不可復也
其需次之私債重而度支寬者察去之使不得以人累缺賠
貼醫極書吏苛求劣幕盤踞一切可以剥官之事力為遏止

以裕其源其虧數較輕實係因公而居官尚可者既不符調劑之章則度其缺之力使之力崇節儉勸限內補逾限者不聽實力舉行道府旬月征解摺報以取厥成蓋道府取御壽陋規于州縣甚微而虧缺攤賠至重然道府知重賠為虛害而微規為實利也故以酖毒為實安使于州縣虧重者立与劾辦於摺尾附叅道府徇此俟定案再行照例攤賠則道府各知自愛而無不發之伏虧矣然劾後又復聽囑授意設法則虧數暗增為患更巨各省情形大都似此至于分牝解款則於抵限之時核其欠數立提庫書戶吏來省監追解足乃釋此上游力所能為而無煩掣肘者也然其効則過于劾官

銷丁江蘇全省唯高淳無虧以四十年前曾嚴辦庫戶二吏至今吏司庫鑰官不得私挪庫項故也前事不忘是為至監如是則新虧永絕舊缺漸少凡屬吏之貪酷闒茸不可訓飭者可以決意劾去而無顧忌屬吏之上游之無可挾也亦必洗厲濯磨以自保考成庶可以培

國脉而阜民生舉屏翰之職矣然上之從下也不唯其令唯其意以上所言皆平平易行非有奇特創見而各省卒莫有能收其效者則以上游所好或不在此之故也辱厚愛久又承下問進其忠直唯閣下鑒察幸甚嘉慶二十年四月既望

舊部人包世臣頓首狀覆

為伊墨卿郡守書汪均之上舍送其出山謁選序後

均之在吾皖爲豪傑之士所學雖未成意思局量殆非凡近茲送墨卿太守出山序一首其言愛才用人遵例盡職皆有典要斯足以爲良吏矣余之言有進於此者凡君子之心恕而其機拙小人之心險而其機深君子樂稱其類小人樂傾其儕今之達者大約才短而好疑務虛文而無實德是故見稱其類者則疑爲黨援見傾其儕者則倚爲親裁君子見疑而自遠小人被親而肆志爲人所賣旋悟復迷小則害及聲聞大則毒流政事太守不耻下問詞旨拳拳故略言其端緒仁者之贈人也以言余雖愧仁者然前後與太守言者唯願

太守之毋忽也世實須才人才難得苟屬有心能毋珍惜余多交天下賢豪長者其才足濟時利名者多窮而在下唯太守已列方面可以見諸實事而存心又未肯自薄勉力為之未始不可樹德于衆故余之愛太守甚于太守之愛余也太守果能力克治其善疑之心推誠禮士勤求疾若毋以苟與俗吏為得數更事則智慧長久集益則見聞洪豈弟嘉樂余不於太守望之而誰望哉夫善政須不可改若視事而于民有惠一去即蕩然曾無餘澤此不過暫時補苴不得言善政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自方方人取則不遠且好疑者必輕信輕信者必數更號令不常吏民無所適從求治愈速

債事彌甚韋弦之戒不在茲乎昔孟子言三達尊太守忘其齒爵交予余道之所在余固不辭太守以此語寄均之其能共喻此意乎嘉慶廿年七月二十日包世臣書

書中衢

嘉慶二十年秋就食海州見聞親切要為此議以訊當路直隸海州三屬壤地之廣東西至二百七十里南北至三百五里雖有山水侵佔營竈錯襍及斥鹵不毛約去其半此外可稼之土麥地稻田秫粱豆地各居其一近奉查辦新淤居民漸知貴穀重土生殖益繁其土產粱豆醃豬醎魚向來販鬻暢銷處所皆在蘇松因地隔淮關之境出境土產例由王營草灣一帶陸運渡黃赴淮關報鈔往南銷售其需用紙張

布疋棉花各種南貨例亦應由淮關報鈔渡黃陸運赴海惟
贛榆一隅三面環山一面距海中無內河於乾隆五年經總
督郝公奏明准該縣豆石由青口出海對渡瀏河赴上海關
納稅其豆油豆餅魚肉各貨如有夾帶出口即為透私若赴
南船隻回空時携貨回贛亦屬違禁歷今遵行在案然海州
三屬集鎮百數商販貿易以青口鎮為最大海沭各鎮所用
布疋紙張等物皆由青口轉販青口行鋪又以油坊為最大
油與豆餅皆屬奉禁出口之貨然從未見其陸運赴淮則其
由海來往不問可知蓋產貨者農而運賣者商若遵例繞淮
南下陸路近者百餘里遠者百二三百里又係村庄小道不通大

車計其運腳浮於買本是以賄縱偷漏習為故常致令刁劣生監糾結青皮串通蠹役以收規包送為攬載截河攔船為娶載每至爭奪馬頭兇狠不殊梟匪竊謂青口設禁但為海艘兩屬棍徒兵役之利藪於淮關漏卮竟無裨益縱能一概禁絕則三屬黎民有貨無售實為穀賤傷農所產必歸紅腐尤覺無當於撙節栽成以左右民之義查戶部則例載奉天省黃豆山東省青白二豆福建省及江蘇之贛榆縣豆麥雜糧豐收之年准商民由海運往鄰省及附近州縣發賣均令報明地方官給與印照到關查驗是奉天山東各省商船來北往係屬各省例尚准由海通行況海屬與蘇松係屬本省又

他省往南船隻皆須經由廈門內洋橫過青口而本利各貨乃不准其流通既無關於海禁小民不明大義焉能免其觖望檢從前郝公原案亦以此意立言籲揄豆石始得奉准對渡如當事心切民瘼以今昔情形不同援引户例除嚴禁透漏硝錢之外凡他省奉准流通者海屬概與照例於淮關分口內裁移一處在青口設立即派淮關委員前來駐劄淮關監督統轄淮宿海三關海關各有一筆帖式協辦關務名為委員輕減火耗加意招徠使棍徒不能把持商民無所疑慮則流通日廣輸將自盛國足裕課便民更須整飭風俗惟試看伊始不能定額未便多設書役巡攔港汊查海沭之貨皆由州城外之臨洪口出入應

卽由州立栅設縳撥船蒸票准其沿海到青口關納稅其由
青口完課進臨洪口者亦卽赴栅驗票其州境之㖞水口洄
子口等處均由州派役巡查堵截至贛邑沿海港口稍可透
漏之處亦由縣派役巡堵總歸青口如此嚴密巡查則於稽
防繞越之中卽寓申明海禁之意似于關榷地方均為有益
然前於乾隆五十七年閒總督書公曾議於海贛適中之地
設立關口經常鎮道以為青口設關則東豫各艘公然取巧
便可繞越揚由兩關致虧稅額通稟洱止查揚關徵收稅課
以豫東貨物為大宗當年豫東豊捻餅豆盜行揚由稅額便
自充足青口現未設關長年透漏亦与揚稅無補况豫東太

宗之貨斷無在黃河捨舟盤繞青口以越揚由之理是揚由額征贏絀殊不關青口之設關与否也若謂南來紬布各貨經由青口揚貨又絀不知京庄濟滋之貨例由運河北上現奉奏明查禁浦口六合盤旱繞越是淮揚南裸貨挽止有盤旱之弊並無出口之虞至青口本有巡檢一員專緝口內係海州營中守備巡轄口外係東海營營轄又去贛榆縣治不過十里足資彈壓無庸更議移駐員弁以節糜費近年來所見地方必應查辦之事因各關爭額牽掣貽誤者多矣故備論青口形勢使人人共知其於關淮有益於揚由無損海屬農民得裕生計而刁劣亦免罣於罪戾以俟有心勤民之君

子採擇焉謹識

與沈小宛論禮書

小宛足下日昨承示大集蘐帙先檢議禮之文讀之微引貫串準制酌情通儒之效著矣然有數事不能無疑故復誦其所聞而質其是非世臣睽隔經籍已十有六年記憶荒落又行笈無書可檢所述疑義多有不符本文是求師而非往古罪無可逃唯足下審察而糾正之世臣幸甚禮教幸甚古人吉凶不同制故從無為祭所屈說者因禮有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及宮中有死者則君為之三月不舉祭之文以為自緦以上皆廢祭遂以為三年之喪亦皆體祖禮天子有下殤五是人君之喪至三年者四親同慟幽明不閒故為之

廢唯祭天地社稷尊于祖不敢以所親而簡所尊故得越紼行事也禮文子不祭是期功之喪誼與廟遠且天子備百姓嬪御之數百二十又周公之時同姓之國五十三人尊同則不降服君以其喪而廢祭是天子諸侯之祭或寡矣愚意舉者曰舉也祭舉而祭食也嬪御三月而葬故減膳以示恩或亦知悼在堂之例乎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愚以為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之文當在此章父在為母之下夫親母父在則期厭于尊明子必隨父之義也父卒則三年說者謂尊者不在子得以盡其私恩繼母以路人而體父故父在則如母之服期父卒而仍為之服期亦足以明其配父

之尊而見孝子之不忍死其父矣古不以期喪庶母雖殺于親母而無嫌若必加為三年既無私恩而盡同所生似無所取義耳說者以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為喪出母此謬說也孔子則在伯魚之母服正期服除而猶哭故以為甚耳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終其心喪此傳重之大綱以義斷恩古者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唯夫為妻父在為母為然至不為父後之子身不體祖以母絶于父不敢服父所不服而以加隆之再期服之以卒母子之恩然祥禫皆皆有祭以出母而為位則嫌是不為父後之子喪出母雖曰杖期其殆無禫服矣至母君繼君被出本因父以得母名既

絶于父遂為路人其為無服何疑經言出妻之子者緒其所生也父卒繼母嫁繼終母父喪而嫁其妻道有終是即其能終母道故為之服期以報其能終於父傳所謂貴終者是已若謂繼母嫁者仍報服前夫前妻之子方隆寧尔而忽加喪經右今人情似不相遠其可行乎哉邀當疑此報字与全經殊例王氏云服也則報賈氏云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為報則先儒固亦有同此意者也至親母嫁者賈意似以為三年蓋子与母尚恩母之嫁否無增損于私恩已不為父後而喪之盡禮且以別于被出其何害乎若云從繼母而嫁方為之服是以養育為重義無取乎父卒終喪為卒雖出于注家之

説然救以舅沒則姑老之文是卒為終喪之義信已為人後
者為其祖父母自古經以及今令皆無文愚意以為仍服本
服無疑也為人後而降其父母重大宗也女子子出嫁不敢
降其祖明有歸宗之義古唯大宗立後其立于何時無明文
固有宗子死而族人為之立後者其宗子老而自立後亦事
理之所當有大約六十開房則可矣禮宗子有母則族人不
服宗子之妻是宗子之必父無可知也或既後大宗之後而
宗子自有子又或已之為父後死者皆當有歸宗之義其不
應降祖与女子子之出嫁同矣尊祖故敬宗禮別嫌明微故
降其所生而服所後之大宗祖本服期期多無嫌愚謂兄弟

之親因父而得故為人後者既降其父則父之兄弟已之兄弟因父得親者皆從而降既不降祖則高曾皆不降經言女子子嫁　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云不敢降其祖而叔伯祖父母從祖兄弟因祖得親者皆不降矣經大功章言為人後者為其昆弟記言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二文皆言親兄弟不得以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別文說之若以小功兄弟為後豈為人後者大功以上不降乎賈氏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說非也至所後者大宗其與本服親疏不可必其所後者親屬之服愚謂後大宗者專為傳重其親屬如與本服相親者自各仍本服若世數已遠則以族人為宗子服衰三月

而報之以緦是亦以義起亡于禮者之為禮不得以近人爭繼圖產之乱法而誣先王尊祖收族之大經也傳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祀為人後者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二條恐或衆固現行有舛錯之事非周公本意蓋繼者唯大宗宗子安得有祖父沒父哉所後之兄弟之子即如今法已是從父兄弟不得言若子賈疏舉疏以見親言外以色內之說尤不得經義至妾母不世祭与妾祔于妾祖姑之文有礙或者偏文不足以例為人後者之于其祖父母乎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近且唯君所服〻庶子王為其母練冠而燕居左氏載莊姜以嬀

戴之子完為己子秦策載華陽夫人以楚為己子故夫人無子立左媵以班次之小記有為君後之名是雖庶子必夫人以為己子而後得立可知也若循為後之例而降其所生則嫌若儕所生于庶母則忍故朝祭從吉練冠而燕居則恩義兩盡之制也鄭氏小君在則益不可之言為破漢人之謬而立此說其實妾母不得為夫人先王杜亂之微權不係乎小君之存否也周法子以母貴公羊母以子貴之文係漢人附益以誣時君者不足據也若國有大變而庶子承統其時小君若在如漢太皇太后稱制傳統者則仍為君母之子若小君不在而依托君母則近于与為人後而忘其所生是其為

妾母也仍三年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也然群臣為君之母服為其配先君也君之母既不配先君則羣臣自無服其以別子入繼大統者小君在則固所後之母也所生之父母自當從士大夫降服之禮而意推之故歐陽張桂之說未必盡非唯入廟稱帝則大悖而階厲有由耳徐氏讀禮通考一書世臣讀之才三四卷便批謬百出而置之不卒業何遂推許之至于如是耶世臣再拜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脩謂此筆固以無與然見君指勢脩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千百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脩然俗手取值當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為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為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

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指俗工意亦如是而曰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与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擫雕腫拳曲遇弱紙即被裹遇強紙即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于家不傭徒不設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倚工淨己而为毫之根未去選鋒雖健被为根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尚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

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乃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揮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長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膠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揮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漆以投于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褪毫尖盡秃而筆身仍穀好不偃也予先後徧替于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閒旣而思之曰藝之精者必通

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與源之為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勝永清之藝近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恭園牧馬董柳州都料匠之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為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潘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先古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為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血氣事侵淩其氣浮于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勢畧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纔數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吾養正氣使周於吾身彼之手

足近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處以彼之虛實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辛矣故至精是術者其微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頭額皆肥澤如粉漿是血脈流行應手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佩言歙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于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鐏以虎口實擫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縛紋而虛指使主導而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蔭于數寸

之桿遮閉周匝敵仗無從入犯巽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則彼二此二則彼叉叉二循環兩鎗尖交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之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為至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於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必在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吳竹齋以嘉慶

庚午沒於楊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歙後遂絕信問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捍斯其術矣敬事無曠敬敵無壙非有得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為嘆志畢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